

红发安妮系列 3

小岛上 的安妮

Anne of the Island

(加) 露西·莫德·蒙格玛丽 著
李华彪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岛上的安妮 / (加) 露西·莫德·蒙格玛丽著；李华彪译。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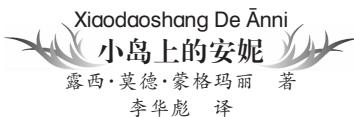
(红发安妮系列)

ISBN 978-7-5411-3149-3

I. ①小… II. ①露… ②李… III. ①儿童
文学—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4552 号

(红) (发) (安) (妮) (系) (列) (3)



策 划 郭 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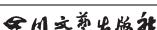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李淑云 (lishuyun98@gmail.com)

责任校对 钟 文

责任印制 龙小龙

封面设计 郑 欣

版式设计 史小燕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新华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375

字 数 225 千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149-3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安妮：让我们重拾诗意生活

当一百多年前的某一天，露西·莫德·蒙格玛丽随手在她的记事本上写下“两位老人向孤儿院申请领养一个男孩，由于误会给们送来了一个女孩”时，她完全没有预料到，由这两行字演化出的安妮·雪莉，一位红发女孩，成为与她一生相伴的小说人物，并在一百年后依然鲜活生动，在世界文学史中占据着一席之地。

这个红头发、一脸雀斑、想象力丰富、快言快语的小姑娘，以其坚强的意志，乐观的精神，触动温暖着人们的心灵。甚至连年迈的马克·吐温也被深深感动，他激动地宣称，“安妮是继不朽的爱丽丝之后最令人感动和喜爱的儿童形象”。不仅如此，随着安妮从小姑娘成长为少女，直至结婚生子，她的率真、浪漫在读者心中依然生动。

在世界各地，有无数的“安妮迷”为蒙格玛丽所折服，超越阶层，也超越时空，显示了小说无穷的魅力。真正的作品，不在于长篇大论，不在于道德说教，蒙格玛丽对生活的真实描绘，对儿童心理最真切的展示，无一不打动每个读者的心。我们很难想象，对于这位一百多年前的女作家，她是如何做到让这个形象永葆活力的？

作为译者，我们需要冷静地字斟句酌，但是，我们却总是身不由己地被作者卷进那个时代场景，在魔力般的文字召引下，跟着书中的人物一起哭，一起笑。安妮和戴安娜忠贞不渝的友

谊让我们感动；绿山墙内的真情和温暖令人神往；淘气的戴维总是让人莞尔；吉尔伯特的一场重病，让我们和安妮一起心急如焚；莱丝丽的情感一波三折，让人不禁拍案叫绝；我们为安妮和吉尔伯特的第一个孩子乔伊丝夭折而悲恸欲绝；而安妮的孩子们，尤其是双胞胎楠和黛，让人爱得深切；当小狗“星期一”坚守几年后终于等回了他的主人，我们不禁热泪盈眶……

蒙格玛丽对人物的刻画总是入木三分。安妮系列小说中出现了近一千个人物，但每个人物形象都是独特的，家庭主妇、老寡妇、农夫、商人、老姑娘、女佣、儿童、少女、船员……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能传神地展示出人物的特质来。小说如同一幅画卷，把二十世纪初加拿大乡村百态一一呈现出来。一切都那么自然，那么真实，就像是一部纪实电影，温婉流淌，穿越心田。

正如周国平所说：“在安妮身上，最令人喜爱的是那种富有灵气的生命活力。她的生命力如此健康蓬勃，到处绽开爱和梦想的花朵，几乎到了奢侈的地步。”安妮带着感恩的心，总能发现生活对自己的恩赐，哪怕在最艰难的时候，她也能幸福地发掘生活的乐趣。而她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如地利用想象力，时空不再是障碍，生活由此变得简单而美丽。这并不是回避现实，而是选择了一个最佳的角度看待世界，让生活披上了梦想的花朵，化世俗为超脱，化琐碎为诗意。

安妮不仅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诗意，而且也让身边的人因此而改变人生。年老孤僻的马修因她而充满活力，刻板的玛莉

拉因她而变得宽容和慈爱；她让针尖对麦芒的哈里森夫妇重归于好；使拉文达小姐和欧文先生二十五年后终成眷属；她结束了道格拉斯和珍妮特二十年的苦苦相思；她带领莱丝丽从压抑痛苦走向欢乐幸福……

掩卷长思，我们不由得心生感慨。现代社会，高度繁华的物质世界背后，折射出的是我们内心的焦躁与烦闷、贫瘠和荒芜。我们曾经都是安妮，热衷幻想，率直天真，热爱大自然，看重友谊，不肯服输，但是在社会功利的影响下，我们背叛了内心的纯真，戴上了各种奇怪的面具。于是，我们抱怨我们活得太累，我们感慨我们的幸福消失不见，我们聊以自慰，不是我们不浪漫，而是这个世界太世俗。

活在当下，生活已不堪承重，那么，如何让我们内心水草丰茂，如何让我们阳光灿烂，永葆青春活力呢？或许读一读安妮女孩的成长故事，能让我们恍然大悟，豁然开朗。其实，我们可以活得很快乐，活得很“安妮”。歇歇脚，静静地，回归童真，饱览沿途风景，重拾不经意间散落的快乐，把它串成一串珍珠，挂在脖子上，展开想象的翅膀，迎着轻风细雨，让自己的心灵翩翩起舞，穿越浮华的都市，飞越车水马龙的世界，让有限的时空变得无限，让逼仄的世界从此无拘无束……

如果，我们能真切地感悟安妮的成长，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诗意，生活，就会因此而改变，幸福，就会来敲门。

李华彪 刘华
2011年4月于成都



X i a o d a o s h a n g D e A n n i



变幻的阴影	001
秋日的荣耀	012
送别和欢迎	022
四月的女郎	031
家里的来信	048
在公园里	058
又回家啦	067
安妮的首位求婚者	078
一个不受欢迎的求爱者和一个受 欢迎的朋友	084
派蒂小屋	093
生命的轮回	104
《埃弗里尔的救赎》	115
堕落之路	124
上帝的召唤	137
颠倒的梦想	146
调整过后的关系	152
戴维的来信	166
约瑟芬小姐惦记着安妮姑娘	170
一段插曲	178
吉尔伯特的表白	183

变幻的阴影

“收割结束，夏日逝去。”安妮·雪莉梦幻般地凝望着收割后的田野，吟诵着诗句。她和戴安娜刚才一直在绿山墙的果园里采摘苹果。在辛苦的忙碌过后，眼下，她们正坐在果园的一个角落休息，这里阳光明媚，菊花的冠毛成群结队，就像飞行舰队一样，搭乘着风的翅膀飘飞而去。“闹鬼的树林子”里的蕨草香味随风飘来，风里仍然带着夏日的香甜。

但是，周围展现出来的都是秋日的景色。大海在远处低沉地咆哮着，野外光秃秃的，金黄色的茎秆偶尔点缀其间。绿山墙下的溪谷里，到处盛开着淡紫色的紫菀。阳光水湖依然是蓝色的，除了蓝，还是蓝，那不是春日里变化无穷的蓝色，也不是夏日里浅淡的蓝色，而是一种清澈、稳重、安详的湛蓝，湖水仿佛超然物外，不受所有的心绪和情感的影响，完全沉浸到一种静谧之中，就连变幻莫测的梦想都无法打破。

“这个夏天是多么美好啊！”戴安娜一面说，一面转动着左手上的新戒指，脸上露出了笑容，“拉文达小姐的婚礼就好像把整个夏季推上了欢乐的高潮。我想艾文先生和艾伦太太现在已经抵达太平洋海岸啦。”

“可我感觉他们已经离开很久了，差不多可以环游整个世界了。”安妮叹了一口气，“真不敢相信他们结婚才刚刚一个星期。一切都变了。拉文达小姐和艾伦夫妇都走了。牧师的住宅里，所有的百叶窗都紧闭着，看上去多么孤独啊！我昨晚从那儿路过，觉得仿佛住在屋里的所有人都逝去了。”

“我们再也找不到像艾伦先生这样好的牧师了。”戴安娜消沉地断言道，“我想，在这个冬季里，这里将会有各种各样的候补牧师，可是在大多数礼拜日根本不会开展布道活动。而你和吉尔伯特也走了——日子将沉闷得可怕。”

“弗雷德会留在这里的。”安妮狡黠地对她旁敲侧击。

“林德太太什么时候搬到绿山墙来？”戴安娜问道，好像根本没有听见安妮的话。

“就在明天。很高兴她要搬过来了，不过这又是一个变动。昨天我和玛莉拉把客房里的所有东西都清理好了。可你知道吗？我很讨厌这么做。当然，这样想是很愚蠢的——但好像我们真的在亵渎神灵呀。我一直都把那间年代久远的客房看做是一块圣地。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客房了。你还记得吗？我那时多么强烈地渴望着到客房里去睡觉啊——它太神圣了，简直就是绿山墙的客房。噢，不对，不是这样的！那不是敬畏，而是恐惧——我恐惧得眼睛都不敢眨一下。玛莉拉让我跑腿拿什么东西时，我从不敢随随便便地穿过那间房屋——真是这样的，我甚至是踮起脚走的，而且要屏住呼吸，就跟在教堂里一样，当我走出这个房间时，就会感到如释重负。房间里挂着

乔治·怀特菲尔德和威灵顿公爵的画像，就分别挂在镜子的两侧。这面镜子是整幢房子里唯一一面不会使我的脸变形的镜子。每当我在房间里，尤其是我壮着胆照镜子的时候，这两张画像就一直皱着眉头严厉地盯着我。而玛莉拉竟敢去打扫这个房间，真是让我惊讶不已。而现在，房间不仅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而且被完全搬空了。乔治·怀特菲尔德和威灵顿公爵的画像已经被驱逐到楼上的走廊去了。‘这个世界辉煌就此终结了。’”安妮总结完，哈哈大笑起来，但是笑声中带着些许的遗憾。亵渎我们旧日的圣地，这种感觉并不愉快，就算是我们已经长大，不再有圣地的幻想，但我们仍然不想打扰童年的记忆。

“等你走了后，我会是多么孤独啊。”戴安娜已经感叹了一百次了，“想想看，你下个星期就要走了！”

“可是现在我们还在一起呀。”安妮愉快地说，“我们千万不能让下个星期抢走了我们这个星期的快乐。我自己也很讨厌去想离开的事情——我和这幢房子结下了多么深厚的感情啊。说到孤独，最该感叹的是我呀。你留在这里，还有很多老朋友陪伴着你——更重要的是，还有弗雷德在你身边！而我只能孤零零地待在一群陌生人中间，一个人也不认识啊！”

“不过你除了吉尔伯特——还有查理·斯劳尼。”戴安娜模仿着安妮的腔调，同样狡黠地说。

“当然，查理·斯劳尼会给我带来很大的慰藉。”安妮不无讽刺地说。这两个闺秀一点都不含蓄，纵声大笑起来。戴

安娜十分清楚安妮对查理·斯劳尼的看法，但是，尽管她们俩私下里无话不谈，可是安妮对吉尔伯特·布里兹的态度，戴安娜却一无所知。事实上，就是安妮自己也搞不明白。

“据我所知，男孩子们会住在金斯波特的另一边。”安妮继续说，“我很高兴就要去雷德蒙了。我相信自己很快就会喜欢上那里。不过在起初的几个星期里是不可能喜欢的。我在上奎恩学校时，整天盼着周末好回家，以此来自我慰藉，等我到了雷德蒙，连这点安慰也没有了。圣诞节太遥远了，就好像是一千年以后的事情。”

“一切都在变化——或者是即将发生变化。”戴安娜十分伤感地说，“我有一种感觉，所有的东西都再也不会变回原来的样子了，安妮。”

“我想，我们来到了人生的岔路口。”安妮沉思着说，“我们必须面对它。你想过没有？戴安娜，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总是幻想长大成人会多么美好，也许我们长大了，会真有这么好呢！”

“我不知道——有些事情的确很美好。”戴安娜回答说，她又抚摸着戒指，露出一丝浅浅的微笑。那微笑使安妮突然觉得自己被疏远了，她一下感觉自己是多么幼稚。戴安娜接着说：“但是还有更多的事情让我困惑不解。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真的长大了，可这种感受让我很害怕，我情愿放弃一切，只求让自己重新变回一个小女孩。”

“我想我们会慢慢习惯长大成人的感觉。”安妮愉快地说，“随着我们逐渐长大，再也不会有很多意外的事情发生

了——然而不管怎样，意外的事情可以给生活添加些乐趣。我们已经十八岁了，戴安娜。再过两年，我们就是二十岁啦。当我还是十岁的时候，我觉得二十岁就是开始衰老的年龄了。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变成一位严肃沉稳的中年主妇，而我则变成了一个老姑娘，和善的安妮阿姨。我会在假期时来拜访你。你的家里永远都会为我留出一席之地的，对吧，亲爱的戴？当然，我不是指客房——老姑娘就别指望睡客房啦，只需给我一间走廊尽头或者是客厅角落的小房间，我就很知足啦！”

“你真是满口胡言乱语，安妮。”戴安娜放声大笑道，“你不但会出嫁，而且还会嫁给一位英俊、富有、出众的男士——在整个安维利，所有的客房对你来说都显得太寒酸了——而且你会对你年轻时的这帮朋友不屑一顾。”

“那真是太糟糕了，我的鼻子很好看呀，我真担心自己用鼻子来嗤什么东西，会把鼻子弄坏呢。”安妮轻轻地拍着漂亮的鼻子，说道，“我可没有很多好看的五官拿来随便糟蹋的，所以呀，哪怕我嫁给了吃人岛的国王，我也不会对你嗤之以鼻的，戴安娜。”

两个姑娘又爆发出一阵欢笑，然后她们分手了，戴安娜回到果园坡，而安妮前往邮局去了。安妮发现邮局有封信在恭候她。信里的内容让她兴奋不已，直到吉尔伯特·布里兹在阳光水湖的桥上遇到她时，她的眼里仍然闪耀着光芒。

“普里西拉·格兰特也要去雷德蒙呀。”她兴奋地喊道，“真是太棒啦！我一直都盼望着她能去，可是她觉得她父亲

不会同意的。没想到他居然同意了，这样我们就能住在一起了。有普里西拉这样的老朋友在我身边，我觉得自己就能面对一支旌旗蔽日的大军，甚至是由雷德蒙所有教授组成的方队。”

“我想我们都会喜欢上金斯波特的。”吉尔伯特说，“他们告诉我，那是一个漂亮的古城，还有全世界最美丽的自然公园。我听说里面的景致美轮美奂啊。”

“我不知道那里的景致会不会——可不可能——比这里更美丽。”安妮低柔地说道，用她那可爱迷人的眼睛四下环顾。对于这双眼睛的主人来说，不管在他乡的星空下有多么美丽的土地，“家”永远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

他们倚靠在旧池塘的桥栏上，深深地陶醉在如梦似幻的暮色之中。正是在这个地方，那次安妮假扮成伊莱恩公主，躺在一艘小船里漂向亚瑟王的宫殿，不料小船渐渐下沉，安妮在吉尔伯特的帮助下，最终才狼狈地爬出船。美丽的紫色晚霞染红了西边的天空，月亮已经升上来了。在明月的映照下，流淌的水面泛起梦幻般的银辉。这两个年轻人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心底泛起了甜蜜的涟漪。

“你怎么不说话了呢，安妮？”吉尔伯特终于开口问。

“我担心开口说话或者是随便乱动，眼前的这些美景就会马上消失。”安妮轻声说道。

突然，吉尔伯特将自己的手放在桥栏上那只纤细白皙的手上。他栗色的眼眸变成了深黑色，他那仍然带点孩子气的嘴唇微微张开，想倾诉在他灵魂中悸动的梦想和希望。但



是，安妮抽出手，迅速转过身去。暮色中的甜蜜完全被打破了。

“我得回家了。”她对此装出毫无察觉的样子，煞有介事地说，“玛莉拉下午有点头疼，而且我敢肯定，那对双胞胎一定又干了什么可怕的坏事。我真不该在外面待这么久。”

她不停地絮絮叨叨，说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就这样一直走到通往绿山墙的小路上，而可怜的吉尔伯特连插嘴说一个字的机会都没有。当他们分手后，安妮长长地舒了口气。自从在回音蜗居的花园里发生了吉尔伯特向她表白的短暂一幕后，安妮就对吉尔伯特感到极其不自然，内心泛起了不为人知的羞涩。在他们多年来的同学情谊中，某种陌生的东西直驱而入，直接威胁着这种情谊。

“以前，当我看到吉尔伯特离开时，我从来没有感到高兴过。”当安妮独自一人沿着小路走过去时，她内心一半是愤怒，一半是难过，她想，“如果他再这么胡来的话，我们的友谊就会彻底完蛋。这种纯真的友谊不能被毁——我决不允许它被毁掉了。噢，为什么男孩子就不能理智一些呢？”

安妮心里泛起阵阵不安。她依然能感觉到吉尔伯特在自己手上轻轻一压留下的暖意。就在短短的一秒钟里，他把手轻轻地覆盖在自己手上，那种感觉至今依然令她怦然心动。她担心这种感觉并不理智。可更不理智的是，这种感觉并不让人难受——三天前她参加白沙镇的舞会，当她在舞池边休息时，和查理·斯劳尼坐在一起，查理也做出过类似吉尔伯特的举动，可她的感受却截然相反。安妮回想起那次讨厌的

经历，不禁打了个寒战。不过，当她迈进绿山墙温馨舒适的厨房时，所有那些狂热的追求者的问题都被她抛到九霄云外了。就在这个原本无忧无虑的厨房里，一个八岁的小男孩正在沙发上伤心地号啕大哭。

“怎么啦，戴维？”安妮把他抱起来，问道，“玛莉拉和朵拉到哪儿去了？”

“玛莉拉领着朵拉睡觉去了。”戴维啜泣着说，“我哭是因为朵拉在地窖外的台阶上摔了下来，摔了个倒栽葱，鼻子上的整块皮都擦伤了，还——”

“喔，好了，别为这个哭啦，小乖乖。当然啦，你为她感到难过，但是哭鼻子也帮助不了她的。她明天就没事了。哭鼻子从来都不能帮助任何人，戴维乖，况且——”

“我不是因为朵拉摔进地窖里才哭的，”戴维打断了安妮好心的说教，更加悲伤地说，“我是因为没能亲眼看到她掉下来才哭的。在我看来，我总是错过些这样或那样好玩的事情。”

“噢，戴维！”安妮真想大笑起来，不过她强行忍住了这个不合时宜的冲动，“你瞧瞧，可怜的朵拉从台阶上摔下来，而且还受了伤，你竟然还把这个叫好玩的事情？”

“她伤得并不厉害。”戴维辩解道，“当然了，如果她摔死了，我肯定会真正难过的，安妮。不过我想我们凯西家的人结实得就像布列维家的人一样，不会轻易死掉的。上周星期三，赫博·布列维从干草垛上摔下来，他滚过斜坡上的大头菜地，一直滚到牲口棚里。那里养着一匹可怕的烈性野

马，他正好滚到野马的脚下，遭到了野马的突然袭击。但是他并没有死，只是摔断了三根骨头。林德太太说过，有些人你就算用剁肉的斧头也砍不死的。林德太太明天就要来了吗，安妮？”

“是的，戴维，我希望你要听话，对她好一些。”

“我会很乖很客气的。不过，晚上是她带我去睡觉吗，安妮？”

“也许是吧。怎么啦？”

“因为，”戴维非常坚定地说，“如果是她带我上床，我就不会像在你面前一样，当着她的面说我的祷告词了，安妮。”

“为什么不说呢？”

“因为我认为，在陌生人面前对上帝说话是不合适的，安妮。如果朵拉愿意，她可以当着林德太太说她的祷告词，但是我不会。我要等她走了后我才会说。这样做可以吗，安妮？”

“好吧，只要你保证不会忘记祷告就行，戴维乖。”

“噢，我肯定不会忘记的，我敢打赌。我觉得说祷告词是件很好玩的事情。但是我一个人说不如在你面前说那样好玩啊。我真想你留在家里，安妮。我真搞不懂，你为什么要丢下我们离开这个家呢？”

“我也不想这样做啊，戴维。但是我觉得自己必须要离开。”

“如果你不想走，那就不走吧。你已经是大人了。等我

长大后，要是我不想做的事情，我一件也不会做的，安妮。”

“戴维，在你的一生中，你会发现自己总是在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我不会的，”戴维断然否认道，“你等着瞧吧！我现在不得不做我不喜欢的事情，因为就算我不愿睡觉，你和玛莉拉也会送我上床的。不过等我长大后，你们就不能这么做了，而且再也不会有人对我说不准干这个，不准干那个。那样我该多么快活呀！对啦，安妮，米尔迪·鲍尔特说，他妈妈对他讲，你上大学是为了追一个男人。是这样吗，安妮？我很想知道。”

在那一刻里，安妮觉得怒火中烧。接着她笑了，她提醒自己说，鲍尔特太太粗俗的想法和言语伤害不了她。

“不是的，戴维，不是这样的。我是去学习，去成长，去了解更多的东西。”

“是些什么东西呢？”

“‘鞋子、大船和封蜡，还有包心菜和帝王世家。’”

安妮吟诵着诗句。

“但是，如果你真想追一个男人的话，你该怎么做呢？我很想知道。”戴维追问到底，很明显，这个话题对他来说更感兴趣。

“你最好去问鲍尔特太太。”安妮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我想，对于追男人这种事情，她可能比我知道得更多。”

